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黄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漢褚少孫集題詞

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而先生自述亦云幸得以經術為郎其記外戚問之鍾離生記梁孝王問之宮殿中老郎吏

編列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者慎哉所聞
與子長稱董生壺大夫何以異史記中孝武本
紀禮樂二書皆傳為褚生所補論者謂武帝好
功利多制作史臣備集行事其可觀感必有大
於秦皇諸紀者乃僅取封禪書充之闕如自在
禮書本荀卿樂書本樂記載太史公語無多本
朝有司何遽失傳盡繇褚生才薄折足匪任然
讀其所記景帝王后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

田仁任安諸逸事及滑稽六章曰者龜策二傳錯綜爾雅狀形貌綴古語竟有似太史公者設令兩人生同時官同舍子長主書褚生為副繕閲金匱成就必廣又令各譔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閒見角立相視而笑未必不為莊周之許惠施也予為採列獨出使世知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史家小山云

目録

西門豹

日者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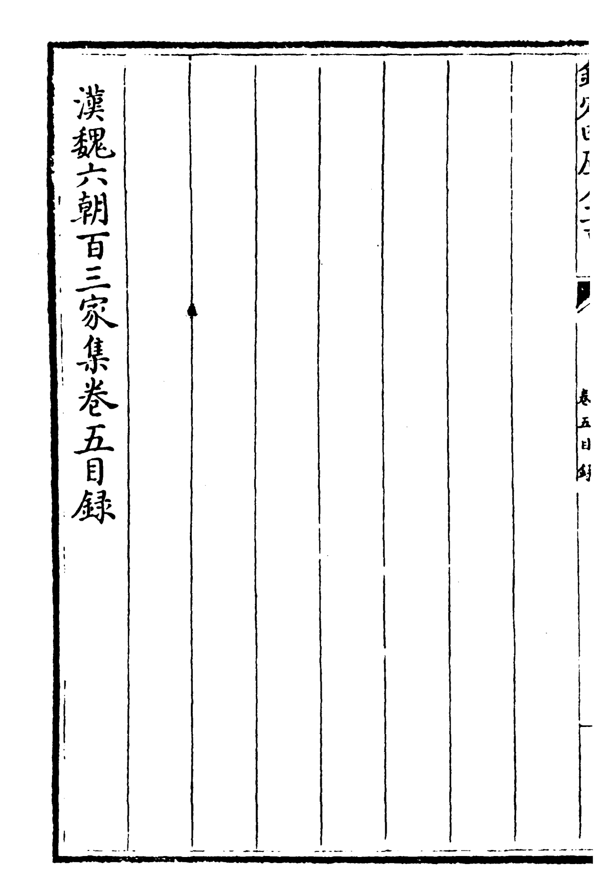
龜策列傳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建元以來侯年表

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

明 張溥 輯

漢褚少孫集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横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

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内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宫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令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名平陽主南宫主

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

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

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

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

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令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

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

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

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

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

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絶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説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

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

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
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
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
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
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
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

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戸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絶為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
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禄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戸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縁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

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

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

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寛忍抑寨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戸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纎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寛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戸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予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
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
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
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
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
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録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

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繫君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
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
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刼事而坐之大不敬
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失列
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
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

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
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
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
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

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徴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
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
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
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
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
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
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

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田叔列傳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

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

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

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令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令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名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

將軍怒曰令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
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名見衛將
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
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
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
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
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
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

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

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

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令懐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歳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葢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禄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

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説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飱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

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内為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名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説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宫

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内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

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

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飡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飡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衞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衞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

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

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甍昔者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

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

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名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宫府門外有詔名拜王先

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逺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逺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

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

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

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

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别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畢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鵰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從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

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熈熈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懐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黄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剌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

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别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

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𢷾策定數𢷾音逢一作逹 𢷾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𢷾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

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

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檮蓍檮音

逐留反擣著即藁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歳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

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

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水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一無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蚗蠪龍屬也音決蚗當為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

前足臑骨穿佩之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嶷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

酒佗疑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

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

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

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盖其上五采青黃雲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

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

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

受天奪之寶令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

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
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
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
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
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
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姦同歲
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
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黒地生五穀以知
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
作天下禍亂隂陽相錯怱怱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
見傳為單薄聖人别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
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
民為之城郭内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
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禄衣

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没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王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令龜使來抵綱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

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

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

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歳或曰未

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

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令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

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

而羮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

佯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

蔬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崐崘之山

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
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
廟以爭此實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
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
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
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
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
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

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訣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令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

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

王元王之時衞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没羽禹名為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蝟能制虎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

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陷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徼也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

之常以日旦祓龜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

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

以為祖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

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一作十一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斲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卯指之者三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令日吉謹以粱卯焍黃粱米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音竈也灼鑽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

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𠜡音策數音所具反𠜡音近策或𠜡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令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
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內
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
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内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肸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肸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肸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首仰足胎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胎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胎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髙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枉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從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從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内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從官不從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
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

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從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

官不徙歳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孤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孤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

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

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名之辭外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

死者内髙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

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

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

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

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説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曽孫黄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王

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絶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

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絶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博陸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

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二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

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傳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

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上書
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
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
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為侯邑二千七百
戶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
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

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戸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戸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戸立二年為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為屬國都

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陽平蔡義家在温故師受韓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為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是時

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戸病死絶無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為昭帝師遷為光禄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為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戸為丞相五歳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為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為關内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為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戶取霍光女為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為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為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

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内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王遷家在衞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絶無後

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為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為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為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為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

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為侯邑三千戸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為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

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

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為侯邑二千三百戸為御史大夫

後為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為府卒史以賢良舉為茂

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為庶

人有詔守茂陵令為揚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復為河

南太守遷為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諸毀韋賢代為丞相封千五百戸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為侯邑二千戸亦故有私恩為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封二千戸拜為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為大司馬光禄勲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六百戸與

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為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城張章父故頴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閒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城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

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戸為光禄勲

到五鳳四年作為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頴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

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

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三千

戸令為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戸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戸地節元年楚

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

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令帝復立子為廣陵王

鄼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絶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户封蕭何𤣥孫建世為鄼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衞太子時嫁太子家為太子男史皇孫為配生子男絶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歳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為侯封

五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為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為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為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為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為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棃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

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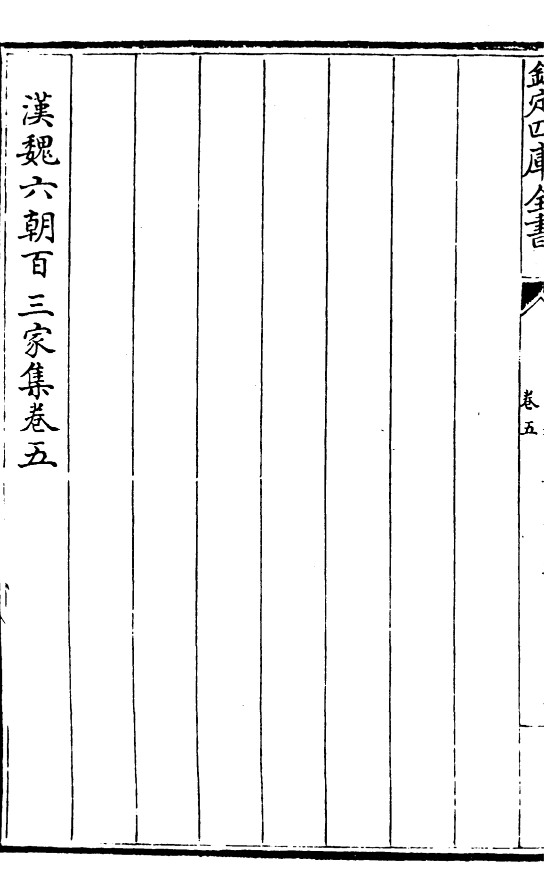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為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為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為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為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建成黄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為河內守

丞遷為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
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為
揚州刺史頴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黄金
百斤秩中二千石居頴川入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千八百户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為廷尉史稍遷
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為光禄大夫為廷尉乃師
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為御史大夫代黄霸為

丞相

陽平王稚君名傑　索隱曰漢表名禁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為太子妃太子立為帝女為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